

貞觀政要

古寫本卷五卷六二卷

附佚篇校記章鈺署

貞觀政要第五

史臣吳兢撰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論仁義第十三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爲治者國祚延長
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一時敗亡亦促旣見前王成事足爲元
龜今以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
郎王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
之福但非賢不理唯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

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逢呂
尙然後爲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王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
始皇乘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何祚運長短若此
之相懸也尙書左僕射蕭瑀進曰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故八
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
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上曰不然周旣尅殷務弘仁義秦
旣得志專任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
意在茲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
姓漸知廉讓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
亂耳是以爲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固人之

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
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
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爲甲兵不足以至滅亡
正由仁義不修而羣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人
亡國奔隋文帝文帝不與粟帛大與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
立旣而強盛當須子子孫孫永思報德纔至失畢旣起兵圍
煬帝於雁門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
身及子孫並爲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
忘義所至也羣臣咸曰誠如聖旨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

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惰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恆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

論忠義第十四

馮立武德中爲東宮率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煞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昨者出兵來戰大煞傷我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歔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存終當以死奉君死而後已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

陽殺獲甚衆所向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曰於生死之間甚衆義備矣如此則彼尋行數百里矯事談議者徒自以爲人何逮於此也時有齊王元吉右府車騎謝叔方率兵與馮立合軍拒戰及煞敬君弘中郎將呂衡王師不振秦府官護軍尉遲敬德乃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左翊衛郎將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而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爲隋代王侑侍讀及義旗剋京城時代王府寮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其側義師甲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壯其言於

是稍却布列陛下須臾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匍至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仁者必有勇此之謂乎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尙書右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將垂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彼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崗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屈突通爲隋將與國家戰於潼關聞京城陷乃引兵東走義兵追及於桃林朕遣其家人招慰遽煞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者無死節之秋也汝舊於我爲父子今卽於我爲讎敵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唯一身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任當將帥智力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未盡追兵擒獲太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尙因勅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禮部尙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明朕有克定之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以致疾弊之危今賞公舉

忠謇故有此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容目觀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爲朕一人實爲社稷之計

貞觀中特進蕭瑀與房玄齡等嘗因宴會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眞社稷臣也乃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顧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則善惡太分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特蒙誠訓又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尋拜太子太保

貞觀七年將發十六道黜陟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

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向九成宮事亦非小寧可遣魏徵出使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爲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欲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否何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卽令李靖充使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自保自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卽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數雖賞賜亦不如不得侍中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閒矣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出田逐獸於殽山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

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心而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矰丸之憂黿鼉保深泉厭心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曰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貞觀十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墓傷其以忠非命親爲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年天枉數百年後方遇聖明停輿駐蹕親降神作此可謂雖死如生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欣躍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

焉可不勗勵名節知爲善之有效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今覓此人恐不可得也特進魏徵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爲智伯報讎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於智伯不爲報讎今爲智伯報讎何也讓荅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何爲其無人焉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

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尙書僕射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有弟承序今爲建昌令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尋擢授弘文館學士

太宗攻遼東安市城高麗人衆皆死戰詔令擁延壽惠真等領降衆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攻其城竟不能尅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主堅守臣節賜絹三百匹以勵事君者

論孝友第十五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如寬譬遣就寢牀漸食鹽菜

虞世南初任隋歷起居舍人字文化及殺逆之際其兄世基時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數載時人稱重焉

韓王元嘉貞觀初爲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魯王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當代諸王莫能及者

霍王元軌武德中初封爲吳王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屬高

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暗不能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閒平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

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門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馬一疋詔給其母肉料

論公平第十六

太宗初卽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已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

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爲心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卿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旣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爲求安百姓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尙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否而直言其怨嗟豈是至公之道

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並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爲家不能私於一物唯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爲差況古人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貞觀元年吏部尙書長孫無忌嘗被召入內不解佩刀入東